

社火小曲闹上元

文邵静

“袿服华妆着处逢,六街灯火闹儿童。”每年的元宵节总带着股别样的热络劲儿,撞进每个人的心坎里。它既像一场盛大的久别重逢,又似一场温馨的团圆聚会,满是人间烟火的温柔与浪漫。



元宵灯会

古人的不眠夜

古代夜晚实行宵禁,百姓并不能随意夜行。但在唐朝,元宵节期间会取消宵禁,一时间,长安城内灯火辉煌,百姓们纷纷涌上街头,赏花灯、看表演,彻夜狂欢。

《旧唐书·睿宗纪》记载:先天二年,“上元日夜,上皇御安福门观灯,出内人连袂踏歌,纵百僚观之,一夜方罢。”描绘出当时人们手牵歌唱跳舞的热闹场景。想象一下,古画中的长安街头,灯火如昼,人群熙熙攘攘,大家身着华服,欢声笑语,这一夜,整个长安变成了不夜城,真可谓“火树银花合,星桥铁锁开”。

宋代时,更有趣味的“猜灯谜”开始流行。元宵节的灯谜会在宋代已成了文人墨客的一种时尚,就连王安石、苏东坡、黄庭坚等人也都成了制谜的高手。据传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,曾和友人在元宵夜玩过高阶的“猜半句唐诗”游戏。友人出谜“雪径人踪灭”打七言唐诗半句,谜底为“一行白鹭”(取自“一行白鹭上青天”,此处用“白路”喻雪径)。东坡随即以“雀飞入高空”回敬,谜底是“鸟上青天”。两人谜底合为一句完整唐诗“一行白鹭上青天”,被后人称为最巧妙的元宵灯谜。

“摘青”和“摘灯”

在水字典籍记载中,元宵节期间有一种独特的习俗——“摘青”和“摘灯”,民间也戏称为“偷青”和“偷

灯”。年轻人会在元宵夜结伴去农田里摘几根青菜,或者去灯会上摘一盏花灯。这种习俗看似叛逆,实则有着美好的寓意。“摘青”象征着丰收和希望,人们相信在元宵夜摘取青菜可以带来好运。而“摘灯”则寓意着光明和希望,希望新的一年生活如灯火般明亮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,人们可以短暂地打破常规,享受一份别样的欢乐。

元宵节也是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节日。元宵节期间,又是男女青年相会的好时机。所以元宵节可以说是地道的中国情人节。从欧阳修的“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”,到辛弃疾的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”,描写元宵节情人约会的诗词名篇数不胜数。

在电视剧《大明宫词》中,薛绍戴着昆仑奴的面具与少女时代太平公主的偶遇,也成为许多现代人心中古人的“元宵夜最浪漫邂逅”。

陇上元宵夜

正月十五元宵夜,天水秦安总会有庙会、赏花灯、猜灯谜、看皮影戏等民俗活动。入夜时分,孩子们便会闹着要早早上街看灯。老街阁楼灯影,各家的大人老早会为孩子们扎了灯笼,兔子灯、毛驴灯、南瓜灯、荷花灯,从夜色弥漫的小巷悠悠而出,映着小孩子天真的脸庞。纸扎的八棱形方灯,拿红纸剪了梅花、菊花或十二生肖装饰,烛光映照,也分外漂亮。

正月十五捏糜面“灯盏”的习俗,在家乡传了一代又一代。元宵节这天,母亲取面盆中发酵好的糜谷面,放

在手心,捏成一个个小小尖塔状,放入笼屉中蒸熟,乡人俗称“灯盏儿”。天黑以后,有些人家在灶台、粮仓、水缸、牲口圈各处一一点燃,为万物照亮。也有人家在掌灯时分围坐一起,摆放代表一年十二个月的“小灯盏”,用棉花搓成灯捻子,蘸清油点亮灯盏,许愿祈福。外婆总是先给家里的小孩子分食糜面“灯盏儿”,说是小孩子吃了,会心明眼亮。

元宵节正逢早春农闲,村庄里闹花灯的方式更是多姿多彩,有经验的老人早早地准备社火队,扎制旱船、高跷,训练舞狮队。相邻的乡村,各庙会之间也会彼此走访慰问,互道吉祥祝福,讨个好彩头。秦安社火有踩高跷、跑旱船、舞龙、舞狮等。以北乡郭嘉镇的夜社火,跑旱船、蜡花舞、秦安小曲最具代表性。

蜡花舞者手持蜡花灯,踩着舞步,一手挥扇,一手持灯,具十足的乡土传统气息。山区的蜡花灯也叫蜡花盆,花灯是下小上大的敞口灯,用竹篾骨架扎成,像旧时丈量粮食的器具“升子”模样。花灯上方装饰顶花,下方有垂花流苏。蜡花舞者多是妙龄女子,手托花灯,灯内燃亮蜡烛,灯影人影晃动,翩翩起舞具婀娜之姿。

蜡花舞在天水当地有着悠久的历史。据说当地的文人墨客于茶余饭后吟诗唱赋,为了表达辞赋的情感而配以动作,后来逐渐由歌唱演变为舞蹈。相传邑人胡缙宗罢官回乡,在那泉村读书时,偶见一女子倚树而立,手托枝干,目露期盼之情,不禁心生感触,写了《玉腕抒怀》曲调“好山对面青如洗,远树当窗翠欲流。”

秦安小曲主要流传于汉族民间,演唱者手持磬儿

(俗称甩子)敲击节奏,用方言演唱。社火队跑旱船、蜡花舞表演,伴奏乐是小曲儿。坐在一众老艺人身旁,静静聆听,看老艺人们摇头晃脑,所唱曲词多细腻婉转,甚有古意。秦安小曲兴起盛行于明清两代,《玉腕抒怀》是秦安小曲早期的代表曲目。清嘉庆年间,翰林张思诚创作了《昭君出塞》《重台赠钗》《小登科》等曲目,流行于清道光、咸丰年间,至今仍为秦安小曲的压轴曲段。

社火,原是乡土中绽放的花朵!看社火,自然还得回到乡村,才能看到这一地方民俗特色活化的原生态模样。家乡人称看社火为“看故事”。跑旱船是男扮女装的船姑和船公,在人群中嬉笑耍怪,引人入胜。逗乐大伙儿的还有提溜着烟袋,扭着腰身的媒婆。听老人说,旧时东乡里中山镇一带,还有马社火,一人牵马,马上人着戏服画脸谱,仗剑、持刀、握矛,扮成关公、张飞、吕布等各路英雄豪杰,形成十多人的马队社火,走街串巷,威风凛凛。

夜晚掌灯时分,山野无人,灯火凄迷。远远地听到隐约的鼓声,伴着一火龙从山间路上逶迤而来。孩子们高兴极了,几乎雀跃着跳出家门去迎接火龙,那情景,正是吴伯箫先生《灯笼》里“雪夜驰马”“跟了一条龙灯在人海里跑半夜”的情形。

每年正月,只有看了欢喜热闹的社火蜡花舞,听了意蕴悠长的秦安小曲,品了舞狮队伍里的雄狮抖擞,才觉得这个大年算是过得完整了。

元宵节过后,大地复苏,万物萌动,合着春天的节拍,人们也开始了“繁花似锦”的又一个征程。



跑旱船



耍社火

书香里的灯火元宵节

文尹小英

元宵夜,农历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,亦是春节年俗的收官之节,总带着为漫长庆典收束的郑重意味。时序行至此时,金城关的风已褪尽了年关时的凛冽,温煦地拂过脸颊,送来几分属于仲春的微醺暖意。

案头清供的水仙开得正好,幽幽的香气与墨香混在一处,竟勾起了别样的思绪。忽然想起《太平御览》里那句“正月十五日,汉家祀太一,以昏时到明”,心中不由一动。这灯火的渊源,早在汉代,已是祭祀的焰火。于是搁了笔,起身走向东壁那排泛蓝布面的线装书,指尖掠过《史记》《岁时广记》《武林旧事》的脊背,仿佛触到一条温暖的时间之河。

最先展开的是《史记·乐书》。泛黄的纸页上,司马迁笔下的汉武帝“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,以昏时夜祠,到明而终”,寥寥数字,却让人看见两千年前皇家祭坛的庄严。那彻夜不熄的灯火,本就是一场不熄的述说,一场属于光与夜的仪式。想来先民眼中,这新年首度月圆之夜,天地之气正处在微妙的交接时刻,需要用温暖的光来安抚人心。

轻轻阖上《史记》,顺手抽出宋人陈元靓的《岁时广

记》。翻至“上元”一卷,市井烟火气扑面而来,心头顿感亲切。“正月十五日元宵,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,开封府绞缚山棚,立木正对宣德楼”,读至此,与千年前的匠心欣然相会。原来北宋的汴梁,为了一场灯会,竟提前两月搭起彩山。最妙的是“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,奇术异能,歌舞百戏,鳞鳞相切,乐声嘈杂十余里”。闭目遐想,那该是怎样一番万众腾欢的盛况?书中还记有“妇女深夜出游,不禁街巷”,也正是在此夜,始知礼法森严如许的古代,这竟是深闺女子得以暂得自在,坦然走进月光与灯火的一夕。

这灯火从汴梁一路亮到临安。在周密《武林旧事》的“元夕”篇里,南宋的元宵更多了几分江南的精致。“灯之品极多,每以‘苏灯’为最”,作者细细记述了那种“圈片大者径三四尺,皆五色琉璃所成”的巧夺天工。而“妇人皆戴珠翠、闹蛾、玉梅、雪柳”的描写,更让人想见满城仕女在灯影里的绰约风姿。最动人的是那句“都城士女,罗绮如云,往往在白鹭洲、清冷桥上下嬉游,直至天明”,这哪里是寻常过节,分明是一场全城参与的盛大场景。

若说宋人的元宵是场场美的梦,明人的元宵则多了几分哲思。不仅在于女子得以走出闺阁,更在于这步履本身赋予了深切的祈愿。从江

南的诗意浪漫中抽身,心境渐趋沉静,指尖轻触书架上的《帝京景物略》,翻开书页,“上元三夜灯之始盛唐也”几个字赫然在目。读至“妇女相率宵行,以消疾病,曰‘走百病’”,心头暖意悄然泛起。那穿过月下桥头的脚步,踏碎的不仅是夜色,更是对未来平顺的期盼。

从书卷里抬起头时,窗外已是华灯初上。西固金城公园的灯市隐约传来笑语,几盏孔明灯正缓缓升向初圆的明月。方才读过的那些字句,此刻都化作眼前的景象:那汉代祭坛的圣火,北宋彩山的灯火,南宋仕女鬓边的珠翠光,明代妇人“走百病”的月光,终知这千年辉煌,都未曾熄灭。这光芒,只是换了一种形式,在这寻常人家的阳台灯笼里,在那孩子举着的莲花灯里,继续燃烧着。

合上书时,水仙的香气愈浓了。终是懂得,元宵动人之处,不止于其为年的余韵,更在于它那身璀璨光华,原是为了印证寻常生活的可贵。那月光下的自由漫步,那灯影里的亲人并肩,那对未来的朴素祈愿,这些才是文明长河里最明亮的灯。这一夜的灯火照过汉唐,映过宋明,今夜依然照在每个抬头望月的人眼中。我们眷恋的,从来都是同一片光明,仰望的,也始终是那一轮圆月。



舞狮